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序言

研究以资料为先，理论以实践为源。旨在开发乡邦文献的《长白丛书》整理工程，已出五集近二千万字，为研究东北提供了基础资料，寓于地方文献之中的长白文化重放光华。东北区域文明的研究热潮悄然兴起，推动《长白丛书》向研究系列二期工程挺进。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辽、吉、黑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地处边陲重地，广袤丰饶，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白山黑水，地灵人杰，洋溢着浓郁的东疆特色，充满着绚丽的地方色彩，呈现出多姿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交融的学术风采。长白山钟灵毓秀，挺拔秀丽，万古长存，诚为东北象征。《长白丛书》研究系列，植根于关东大地，以面向东北服务桑梓为职志。九十年代，将在一期东北汉文文献整理基础上，聚集同道，横向联合，全面展开东北史地、经济、政治、社会、民族、文化诸方面研究，推出系统的学术成果，贡献于当今东北开发大业。

东北区域研究由来已久。清季咸同以来，俄日频侵，边疆危机，爱国志士群起救亡，“边疆学派”应运而兴。本世纪

三四十年代“鸡首”沦丧，东北研究伴同救国大潮勃然而起，论著迭出。然而由于旧中国学术人自为战，势单力孤，研究成果相形见绌。而俄日列强为侵吞东北，豢养御用文人开展大规模“满蒙”研究，所谓“满蒙学”喧嚣一时，无孔不入。这段屈辱历史是晚清和军阀的罪孽，我们理应吸取历史教训，发愤图强，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在国际学术界为东北学争一席之地，为我国东北争光。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将继续弘扬鲜明的地方特色，多彩的民族风格，浓郁的边疆色彩，深远的多源特质，丰厚的交融风貌。丛书拟收入一批资料翔实，立论谨严，富有创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丛书专著在纵深开掘既往的同时，还将全方位、多角度地面对现实和未来，推出一批富于时代气息的创新之作。

热爱东北，开发东北，建设东北，研究东北，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东北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本领域内奋发有为，无愧于哺育我们的肥田沃土，无愧于火热沸腾的改革时代。

奋斗、进取、待到公元二千年，一批充满时代气息的学术新著陆续面世，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东北学”已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了，光荣和未来将永远属于辛勤耕耘的开拓者。

东方雄鸡昂首报晓，呼唤着美好的明天！

李澍田谨序

1990年7月

总 目

说明	·····	(一)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初探	·····	(二)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	(四十一)
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	(二一五)
满洲跳神还愿典例	·····	(三六九)
后记	·····	(三九八)

目 录

上谕 (49)

卷 一

祭神祭天议	(54)
荐鲜背灯祭议	(55)
汇记满洲祭祀故事	(55)
坤宁宫元旦行礼仪注	(60)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礼仪注	(61)
堂子亭式殿祭祀仪注	(61)
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辞	(62)
尚锡神亭祭祀仪注	(62)
尚锡神亭管领祭祀祝辞	(63)
恭请神位供于堂子仪注	(63)
恭请神位入宫仪注	(63)
坤宁宫月祭仪注	(64)
坤宁宫朝祭诵神歌祷祝辞	(69)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70)
朝祭供肉祝辞	(70)
夕祭坐于机上诵神歌祈请辞	(70)
初次诵神歌祷辞	(71)
二次诵神歌祷辞	(71)

末次诵神歌祷辞	(71)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72)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72)
夕祭供肉祝辞	(72)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73)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73)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73)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74)
祭神翌日祭天仪注	(74)
祭神翌日祭天赞辞	(76)

卷 二

坤宁宫常祭仪注	(77)
每日坤宁宫朝祭诵神歌祷祝辞	(82)
朝祭灌净水于猪耳祷辞	(82)
朝祭供肉祝辞	(82)
夕祭坐于机上诵神歌祈请辞	(83)
初次诵神歌祷辞	(83)
二次诵神歌祷辞	(83)
末次诵神歌祷辞	(84)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84)
夕祭灌净水于猪耳祷辞	(84)
夕祭供肉祝辞	(85)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85)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祷辞	(85)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86)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86)
每岁春夏秋冬四季献神仪注	(86)
每岁春夏秋冬四季献神朝祭神前祝辞	(87)
夕祭神前祝辞	(87)
浴佛仪注	(88)
浴佛于堂子飨殿内祝辞	(90)
堂子亭式殿内祝辞	(90)

卷 三

报祭仪注	(91)
坤宁宫报祭朝祭诵神歌祝辞	(96)
朝祭灌净水于猪耳祷辞	(96)
朝祭供肉祝辞	(96)
夕祭坐于机上诵神歌祈请辞	(97)
初次诵神歌祷辞	(97)
二次诵神歌祷辞	(97)
末次诵神歌祷辞	(98)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98)
夕祭灌净水于猪耳祷辞	(99)
夕祭供肉祝辞	(99)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祷辞	(99)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祷辞	(100)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100)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100)

堂子立杆大祭仪注	(101)
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飨殿内祝辞	(104)
堂子亭式殿内祝辞	(104)
坤宁宫大祭仪注	(104)
坤宁宫大祭朝祭诵神歌祷祝辞	(110)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111)
朝祭供肉祝辞	(111)
夕祭坐于机上诵神歌祷辞	(111)
初次诵神歌祷辞	(112)
二次诵神歌祷辞	(112)
末次诵神歌祷辞	(112)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113)
夕祭灌于猪耳祷辞	(113)
夕祭供肉祝辞	(113)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114)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祷辞	(114)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115)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115)
大祭翌日祭天仪注	(115)
大祭翌日祭天赞辞	(117)

卷 四

求福仪注	(118)
树柳枝求福司祝于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辞
	(120)

朝祭神前求福祝辞	(121)
夕祭神前求福祝辞	(121)
树柳枝为婴儿求福祭祀司祝于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 祷辞	(122)
朝祭神前求福祝辞	(122)
夕祭神前求福祝辞	(123)
春季献刍鸡背灯祭祀祝辞	(123)
夏季献子鹅背灯祭祀祝辞	(124)
秋季献鱼背灯祭祀祝辞	(124)
冬季献雉背灯祭祀祝辞	(125)
献鲜背灯祭祀祝辞	(125)
堂子亭式殿祭马神仪注	(125)
正日为所乘马祭祀堂子亭式殿祝辞	(126)
正日祭马神仪注	(127)
正日为所乘马于祭神室中朝祭诵神歌祷祝辞	(131)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132)
朝祭供肉祝辞	(132)
夕祭坐于机上诵神歌祈诵辞	(132)
初次诵神歌祷辞	(133)
二次诵神歌祷辞	(133)
末次诵神歌祷辞	(133)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134)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134)
夕祭供肉祝辞	(134)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135)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祷辞	(135)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135)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136)
次日祭马神仪注	(136)
次日为牧群繁息于祭马神室中朝祭诵神歌祷祝辞	(140)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141)
朝祭供肉祝辞	(141)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辞	(141)
初次诵神歌祷辞	(142)
二次诵神歌祷辞	(142)
末次诵神歌祷辞	(142)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辞	(143)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辞	(143)
夕祭供肉祝辞	(143)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辞	(144)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祷辞	(144)
三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辞	(144)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祷辞	(145)
卷 五	
祭神祭天供献器用数目	(146)

卷 六	
祭神祭天供献陈设器用形式图	(170)

说 明

(一)本书点注依据之底本,为收入辽海丛书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伪满康德二年姜园精舍刊行本。《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使用的是道光八年北京琉璃厂复古斋本。

在点注之前,参照辽海丛书本中的勘误表对正文中的错讹字一一作了更正,并用四库全书本作了校订。《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一书,目前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民族宫图书馆庋藏,点校之前专程去京作了勘校。

(二)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是收入本书之《典礼》和《典例》的祖本,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一并付梓,但在本书论文和注释中,我们将满文上谕及五首满文神词介绍给读者,以提供研究之用。五首满文神词的罗马字注音,使用的是穆麟德夫式拼读法,同时与金九经编辑的《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满文神词作了校订。

(三)本书中的注释吸取了近几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非定论,尚有一定参考价值,由于篇幅所限,恕未标明出处。

(四)正文用简化字横排,除去掉原文中的抬头格规制外,仍依照原文中一个小标题为一小节,不再划分自然段,借以保留原文的结构框架。

(五)正文中的错字、衍字、讹夺字迳行改正,与四库全书本有矛盾者,以四库本为准。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初探

刘厚生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包括满族在内的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广为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能否称之为宗教，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主张，应将“宗教”一词改为“信仰”，即将“萨满教”表述为“萨满信仰”，这样似乎较为确切些，我认为并非不可。但若考之宗教之由来，从根本上讲，“宗教”岂不就是某种信仰的别称，“宗教”就是信仰，当然“信仰”不等于是宗教。

如果把宗教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去考查，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本质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它的发展可分为“自发的宗教”和“人为的宗教”两个阶段^①。自发的宗教是宗教发展的原始形态，是在阶级出现以前的一种宗教形式，以多神崇拜为其主要特征，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原始初民相信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种自发的宗教尚未形成完整而鲜明的教义，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能够号令四方的教主、教阶体制和宗教组织，甚至没有固定的宗教礼仪场所。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可以参加

宗教活动，它的宗教活动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乃至民族的习俗密切交融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娱人娱神”、“人神共乐”，是这种宗教活动的实际目的。我国北方的满族、锡伯、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以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东巴教，藏族早期信奉的苯教等，均属于此种类型的宗教。“自发宗教”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产生的“人为宗教”，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有着鲜明的差异，这是勿庸赘述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萨满信仰”是在人类初民时期所产生的一种原始信仰，属于自发的宗教，或曰“部落宗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视萨满信仰为宗教，似无关宏旨。

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是蒙昧主义，萨满教亦如此。我们今天探讨满族的萨满教，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的。我们认为萨满教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为萨满教的世界观已经渗透于满族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于社会的组织中，渗透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中，渗透于人们的伦理和道德观念中，渗透于日常的生活习惯中，渗透于流传的口头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我们不研究满族的萨满教，便无法真正深刻了解满族的信仰习俗与文化传统。基于这种认识，我与石光伟先生合著了《满族萨满跳神研究》一书，将满族民间的萨满教信仰作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和阐述。然而，作为有清一代宫廷萨满祭祀，该书基本上没有涉及，这对了解满族萨满教的发展、影响和社会功能，不能不说是一件缺憾。所以我们决定以清乾隆时期钦定的《满洲祭神祭天典

礼》(下简称《典礼》)和道光朝刊行的《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下简称《典例》)两部经典为基础合编一书,借以全面介绍清宫廷的萨满教信仰,是书名曰《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兹就《典礼》和《典例》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简略的介绍和论析。

(一)

清乾隆十二年(1747),满文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问世,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满族萨满教的经典。它既是对满族所信仰的萨满教的一次总结,又是利用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对萨满教祭祀礼仪所作的规范。从此,宫廷中的萨满教已明显地有别于民间的萨满教,把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法定为国家的礼制,尽管在清入关前的盛京已经开始有了堂子和清宁宫的“特殊之祀典”雏型^②。入关后的历代也在延续着这种萨满信仰的古礼,但是把宫廷的萨满教祭祀法典化,庙堂化,当肇始于清帝乾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此,宫廷的萨满教有向民族宗教和人为宗教趋同的倾向,这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中,有着典型的意义,在中国民族文化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件。

康乾时期,满族人弃满语文而从汉语,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包括屡颁上谕强调“国语骑射”为治国之本的乾隆也无之奈何。他自己的汉语水平远在满语之上,面对萨满神谕的祝辞,诸如“鄂罗罗”之类他也是个“丈二和尚”,难晓其意了。或许是因为少数人才能看懂的缘故,直

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有满文《典礼》宫中刻版的刊行。

乾隆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云：“查满洲祭祀一书共六卷，钦奉谕旨令臣阿桂同于敏中译汉编入《四库全书》……。”^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讲，《典礼》系“乾隆四十二年，复诏依文音释，译为此帙。”^④据此可知，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典礼》，是根据满文本《满洲祭祀》即《典礼》一书汉译而成。历时3年之久。我们今天从《四库全书》中或《辽海丛书》中所见到的就是这个译本。

四库本问世后，《典礼》得以在民间流传，街巷坊刻小本不胫而走，然而能保存至今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十分罕见。其中道光八年(1828)由觉罗普年编著的《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一书，即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十分珍贵的一种版本。《典例》是依据《典礼》的满文本摘要翻译编辑成书的，内容虽比《典礼》简约，但却忠于原文符合萨满教信仰和满族人民生活的实际，它可弥补和纠正《典礼》汉译文的不足和舛误。

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可能将《典礼》的满文本重新汉译，而且《典例》的译文足以再现满文本的原貌，我想用乾隆十二年的一篇满文上谕及《典礼》和《典例》的相应汉译文，来说明这三种版本的关系和价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礼上諭（滿文原文）

蒙古語中之詞彙

• 7 •

蒙古文手稿